明名臣言行錄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四十九

尚書楊文恪公廉

字方震號月湖江西豐城人成化丁未進士官至南禮部尚書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少保諡文恪

選庶吉士改南戶科給事中所建白皆國家大體邊防要務管後湖黃冊灣州知州某請按冊以便清軍行戶部許之公奏言年歲久遠冊籍有一不完暴之天下姦僞且日滋非便然遠年版籍誠戶口根源宜添造冊庫稀架薄帷便晒晾以重本時人服其識體

丙子丁內艱服闋補刑科給事中因地震劾奏用事大

臣首薦張元禎吳寬李東陽王鏊宜備日講劉大夏謝鐸林俊王鴻儒宜任大用吏部尚書王恕被讒力言公卿不可無恕所宜優禮請斥遠讒邪無爲所惑

上時政便宜凡十數事多見采行

陞南光祿少卿入賀千秋節因極陳輔導元良之說甚具累順天府尹以水旱連年軍興繁亟於根本可慮請出內帑以佐費無病民又奏免水旱民夏稅萬七千石悉力賑貸剗底簿稽所屬財用出納數品式詳具令通曉吏不得緣爲奸蠹革諸和買借辦之獘府收帑金數十萬立法類解簡而有制使欺弊絕所施

設優裕經久民甚賴之
乙亥春陞南禮部侍郎疏論交修論廟祀論巡遊語皆切至會武宗至留都奏臣僚冠服當如朝儀又請謁
太廟皆得允
肅皇帝登極首進大學衍義節畧俞旨答之大禮議起率諸卿疏請考孝宗母昭聖崇正統一之義旨報聞
致仕
公之學門戶自程朱淵源自六經權衡百代低昂漢唐故其發之詩文鑿鑿乎程朱之矩度若求之漢唐則誠不合若求之六經三百篇則近之矣

先生浚信篤好程朱之書老而弗懈自修諸身施諸政以至文詞書札冠履衣裳之細必取法焉或羣言之淆衆理之族人莫適從也先生輒舉二夫子之言曰程朱云云吾不知其他可謂言程朱之言行程朱之行服程朱之服者矣

公復余子積論理氣書尤有獨見者其曰論一則不徒理一而氣亦一也論萬則不徒氣萬而理亦萬也真足以發明其不相離者

公自贊給事中小像云二十六而魁鄉三十六而魁省其入仕也方之今人不可謂之早長猶工科畢之文

久乃知義理之學其立志也求之古人可以謂之邇
胡爲乎膺吉士之選胡爲乎叨諫諍之司以言其讀
中秘之書當郎尋醫僅獲旬月之益以言其有格心
之論間嘗兼責何有萬分之裨所愧乎修于已者旣
不免於闕畧而治乎人者復未見于設施自今以往
必痛加策勵而後可以庶幾也
乙酉以疾終上嗟悼贈太子少保謚文恪平生所著有
文集六十二卷劄記三卷奏議四卷家規一卷所述
有伊洛淵源錄新增先天後天圖學考証太極圖纂
要分類程氏遺書二程年表西銘旁通皇極經世啟

鑰象山語類洪範纂要禮樂書皇明名臣言行錄皇明理學名臣錄選註風雅源流唐詩詠史絕句月湖詩稿白沙定山詩星畧算學發明綴算舉例醫學舉要名醫錄凡二十餘種

侍郎何文簡公孟春

字子元湖廣郴州人弘治癸丑進士官至吏部右侍郎謫南京工部以議禮削籍卒年六十三隆慶初謚文簡

少穎異稱奇童長遊李文正公之門文正嘗稱曰子當表吾楚登進士任兵部主事員外郎郎中曹無滯政嘗使山西清馬政條目畢舉還上五事并劾撫臣不職朝論韙之

公貌癯神暢雖在年少淹貫通練每談覼縷慨然有彎弓之志尚書馬文升劉大夏皆器重之一日京師熊

入市傷人文升以守衛官不戒請加罪幷陳當飭戎備盜公言熊之爲兆雖當防盜亦慮火災亡何禮部燬或問公驗何占書公言初無占書記宋紹興己酉永嘉縣有熊入市太守高世則謂其倅曰熊於字上能下火郡宜愼火巳永嘉縣災其談所記不意驗也爲河南叅政稱仁明擢太僕少卿究極馬政利害兵部著爲例武宗朝嘗欲取馬價他用公力言不可竟止晉正卿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多所興革討十八寨叛夷立永昌府增五長官司五守禦所歲增賦若干石陞俸蔭子皆辭不受召爲南京兵部右

侍郎尋改吏部以振擢人才爲已任與喬太宰宇柸
司寇俊彭司馬澤汪少宰俊同心謀議時望治平焉
嘉靖甲申朝廷用少傅張公孚敬等言更議大禮固一
代典則内閣楊公廷和等各持論不合二家附和者
甚衆非必自能潑考極論以折衷體制甚者儴覬望
圖以國爲玩公前後三上疏勸從初議辭意明愬寔
由其衷間得張武問十三條即夕具疏辨析尤盡復
偕百官伏闕以請且號泣于廷上怒奪俸一月調南
京工部旋引疾歸及明倫大典成詔削籍天下愈重
其望

乙酉公上言大同之變若先有總制大臣控治宣府則大同軍士必有所憚而不敢肆撫臣將官亦有所伏而徐爲計其禍可弭也上脅悉入寇甘肅若先有總制開府虜州檄至即發兵阻遏則地方不至殘破而王師不勞遠征今大同人心猶多反側河西番鹵尚爲跳梁請勅兵部會舉才望大臣二員一總制宣大一總制陝西三邊假之權宜重權三年責其成功庶內變可消外患可靖兵部覆議宣大總制有侍郎臧鳳故事陝西總制有侍郎李鉞故事孟春所奏可從

上是其言

公性至孝父卒扶櫬舟還遇颶風人各奔免公誓與櫬存亾獨守不去竟全母病瘵不能言公色養必得其欲嘗扶母避盜臨危棄櫝以脫母比還則櫝猶存人以爲神庇

公神克于貌臨事敢言人信其剛直然仁厚儉約有長者風博究經史曆數兵法皆精其學詩文步甹莊騷後一歸于義理所著書有餘冬序錄六十五卷閒日分義百卷皆討論今古參訂是非爲學者矜式所居有泉以燕來去時消長故學者稱燕泉先生

太僕卿邵康僖公銳

字思抑仁和人正德戊辰舉禮部第一官至太僕

卿卒贈副都御史謚康僖

爲人初負奇氣放達不羈既第國子生金華施懋力箴

之遂幡然簡飭刻意進修一變近道折節從海內名

士游而同郡胡端敏永清最先知厚爲學務培本原

循蹈正脉嚴理欲之辨嘗勉人曰此心天理只因怠

惰失之提起此心便是天理放倒此心便是人欲夫

安于所未安此學者病根苟病根不除理欲交戰雖

學無益也

公慰禮闈奄瑾虐熖方熾同年多請往謁教然却之曰
可使天下後世謂進士謁中要自鈗始耶卒不往及
呂仲木爲狀元亦不往謁輿論竝高之
登二甲進士改庶吉士時値逆瑾擅政焦劉洨相結納
其子皆選吉士未幾傳旨俱抜編修公以甲第在二
子上亦倂授焉公耻與爲列方具疏辭免會伯兄以
危言沮之曰會元得史職亦常分耳公議自在于汝
何尤𦶜以父喪守制瑾敗詔革傳奉官公亦在革中
改寧國推官尋陞南京文選主事遷祠部員外郎以
疾告歸

爲江西福建兩省提學咸以正學從事教先德行藝取
理彝樂陳古詞祠表忠烈士類宗之
公好論天下事有遠識多格言世皇勵精更化羣哲刮
劘公與當路言勉以寬大是崇貽胡端敏書曰大臣
義欲有爲必其信任日專幾會可即援引善類布列
要地俟君志大定國是不搖徐議典菲庶保克濟否
則恐有異議乘之不惟無益且啓不靖而黨事日滋
矣
梁儉菴遷按察使公勉之曰大吾心胸以集衆善廣吾
耳目以宣羣情贈韓僉憲汝節之言曰克之以量罔

有弗容守之以謙罔敢不服林見素復召胡端敏還司馬咸以進止之義世道之責箴之李立卿爲方伯贈以言曰風之厚也而後可以負大翼水之厚也而後可以負大舟學之至也而後可以勝大任先民所以建業于商周者葢可識矣立卿拜而謝之

歷湖廣叅政河南按察使廣東山東左右布政使皆有惠政進爲太僕卿復引疾告歸不久卒持身端確喜怒不形省身克已務求合道然恥于近名不立門戶人稱眞道學云卒之日囊無餘金田僅百畝且以廕讓兄之子人尤難之所著有端峯存稿

祭酒魯文恪公鐸

字振之湖廣景陵人弘治壬戌進士第一仕至兩

京國子祭酒卒諡文恪

公未第時游學荆州時工部主事關中王瓚榷稅於荆

見公文謂之曰子三楚奇才勗哉會元可得也後果

如其言

攺庶吉士授編修謝絕交游沉潛學問以淸節著聞正

德初爲國子司業李東陽生日其僚長趙永約公往

壽公曰公何將曰兩方帕公曰當如君入索帕亾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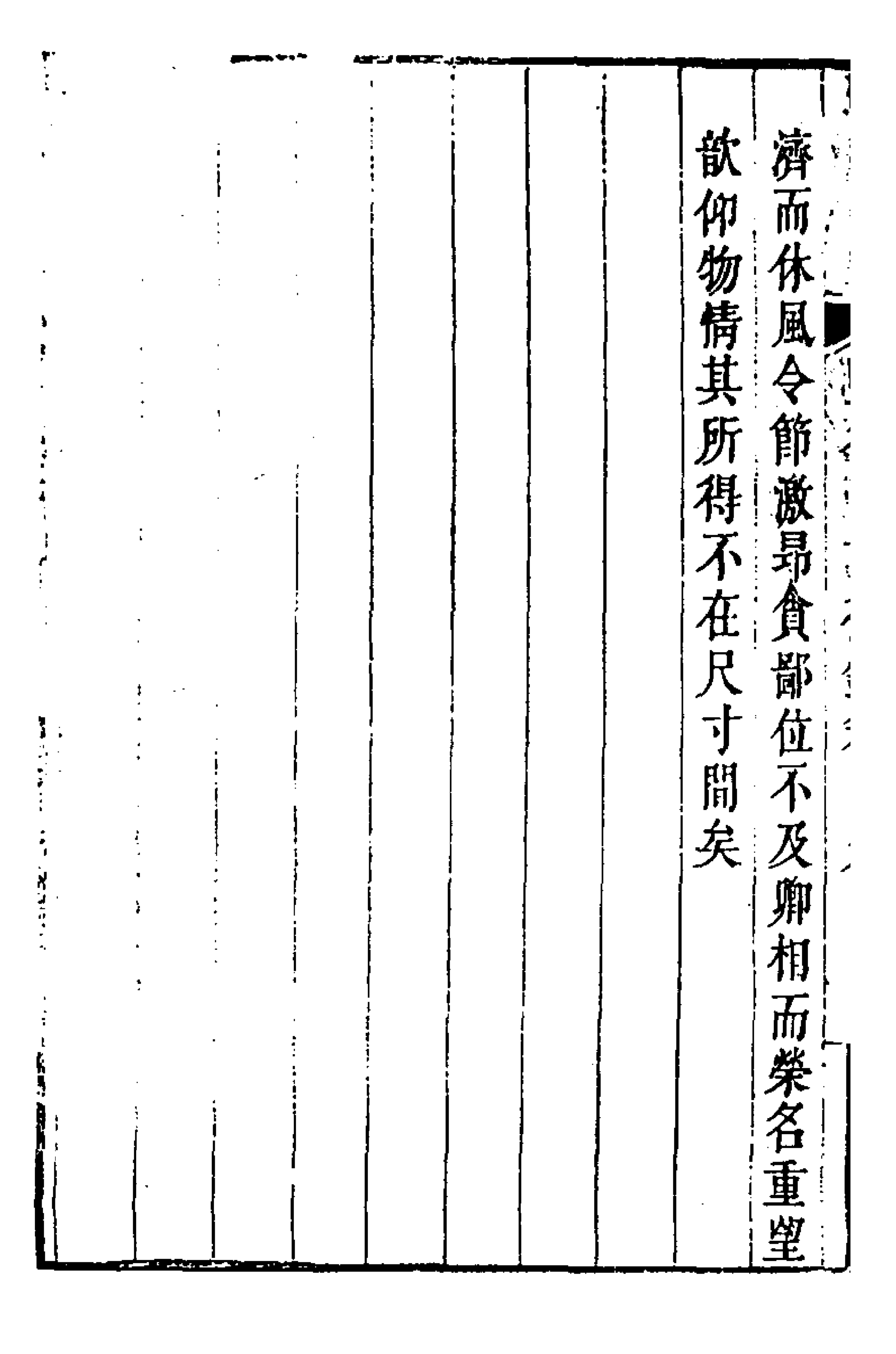
躊躕已久日記有枯魚即取魚往家人曰已食其半

矣公携斗魚與永俱東暢欣然沽酒烹魚與飲三人
大歡罷以文老乞歸
武宗践祚詔諭安南公充正使賜一品服以行比至宣
布威德正其儀禮諸所餽遺悉却之交人稱嘆
歷南北祭酒公涖官虛心約已端儀自勵清慎教士重
力行抑競進而憂時濟世尤爲惓切又復請告嘉靖
初元起復舊官復以疾辭許之刑部尚書林俊上書
謂經師易得人師難求公性質渾樸志尚清純道足
以鎮雅黜浮學足以廉頑立懦方今釐革庶獘正育
賢成德振作士風之時臺諫交章論薦推卿佐者五

皆未得俞旨

公得告歸乃闢小園於夢野臺之東鑿池築亭雜蒔花木爲游息之所總名之曰巳有園客至則葛巾野服延坐或泛舟磬池呼酒三數行自歌古詩有物外之趣自作記曰荅吾材類樗而今復病是加之朽也樗而朽荅無所用之無用則無所屬無所屬吾其屬吾矣吾吾屬吾園始爲我有也苟藥物能吾扶藉使吾不樂觀此則公之風致可知矣

公家居以身率物常作俗言以勸鄉人有巨盜起掠民牛馬或紿爲公物必釋之其感人如此此雖功不及康



濟而休風令節激昻貪鄙位不及卿相而榮名重望
歆仰物情其所得不在尺寸間矣

侍郎何文定公瑭

字粹夫河南懷慶人弘治壬戌進士仕至禮部右侍郎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致仕卒年七十隆慶初贈禮部尚書諡文定

弱冠博通經史至忩盥櫛旣爲諸生卽有志聖賢之學日誦文正薛文淸二先生世未遠而居甚近忩所師法學其謂何弘治十四年發解河南明年第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改編修不納泛交不入要門朝參無爽齋祀盡愼縉紳重之

康陵登極逆瑾擅政諸翰林相約見瑾長揖而已旣入

前有踞者瑭在後奮聲曰何背約也出乞休歸瑾誅

起爲修撰

公貞率恬淡勵志躬行外無僕從內無媵妾所居垣舍

壓洇常積雖朝衣朝冠不尚鮮明嘗進講經筵畏愼

過常宣讀蹇澁武宗尤惡其衣冠講罷大怒傳諭庭

撻之得楊廷和曲救謫開州同知爲三審法以平徭

役爲分程法以築河堤民親戴之乙亥陞東昌府同

知兩疏乞歸隱居南村四方從學甚衆

世宗嗣位起山西提學副使尋改浙江按使至紹興從

舟中望見夏屋渠渠者問左右曰其人也治何買起

此宅曰宦宅也公大驚異曰宦則安能然左右皆竊笑

甲申陞南京太常寺少卿署翰林院事比郭學士來代有羨餘白金十斤應公得者公執意不取郭以修公署勒石誌之丁亥夏陞本寺正卿秋陞南京工部右侍郎署印奏革神帛暨九庫多餘機戶夫役絲料工作省銀數千是年改工部右侍郎隨改戶部以官民財用虛空之由立論六篇未幾改禮部右侍郎偶疾兩具疏乞歸允

御史毛鳳韶疏公敦朴正大足以厚士風廉靜忠貞足

以勵貪懦邦禮之任允宜斯人恐代之者未能過之
則屢更數易似于國體未宜如棠愛惜人才收命在
京調理病痊供職贊陛下中興偉大之治以返淳古
敦朴之風必有賴於斯人矣再乞休致尋陞南京右
都御史力辭有旨致仕

張羅峰當國甚器重之舉翊聖治將期大用始入京會
晤輒而數張十三仮衆爲愕然

居家讀書不問寒暑與關中吕涇野靈寶許司徒俄封
王浚川諸人簡札往來究辨經書性命之學戊戌毋
卒公先有足疾至是徂跣重傷至廢坐立踰月不起

壽七十歲

公資稟高明孝友端潔早歲讀書厲志躬行剛直不阿

爲文浩瀚宏暢醫卜術數皆潛心通曉所著有陰陽

律呂管見大要以繫辭動靜有常度廷依永和聲爲

正有儒學管見醫學管見等書行於世

侍郎崔文敏公銑

字子鍾更字仲鳧號後渠河南安陽人弘治乙丑

進士官至禮部右侍郎卒年六十四贈禮部尚書

謚文敏

初改翰林庶吉士正德丁卯授編修預校實錄戊辰會

試爲同考宰執欲私其子以託公公不可竟出他手

時閹瑾竊政四戊元老奴僕端揆公與修撰何塘見

瑾長揖而已瑾怒謂其黨吏部尚書張綵曰翰林白

面後生輕薄如崔銑尤甚欲重罪之綵不可塘謂曰

吾兩人不可易節對曰銑安義命久矣是歲實錄成

瑾僞傳上旨史臣末練政體各壓俸一級調部屬州縣公改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部儲歲縱糧長易以惡公廉出之糧長賂請權貴固執不可尚書謂曰爾詷偲也何苦爲此對曰何勤非忠孰忠非分竟格姦

庚午瑾誅召還史館辛未會試再爲同考時輔臣治文藝公上書勸以及時悟主救民薦賢理財強兵毋事瑣末懇懇千餘言癸酉冊封周藩歸御厚餽還京掌廷試卷充經筵展書會御史王廷相下獄瀕死亟請執政曲抹出之

丙子充經筵講說官啓上以擇相輔德納誨去讒須戒

逸豫時權倖錢寧錢安廖鵬在側大銜之各歷三考晉侍讀丁丑春罷經筵引疾求去少傅梁儲素重公固留之乃三爲會試同考事竣得歸稱觴二親時父母年皆八袠餘矣已卯作後渠書屋董耕授徒刪定二程遺書作郡志

世廟即位輔臣諫官交薦起修武廟實錄以備經筵祭未講論語開陳治本啓沃懇切尋擢南京國子監祭酒公開誠心崇正議明教條嚴祀事奬雋彥警輕惰諸生朝夕問難公嚮答不倦周貧佚老問疾賻喪士林大說逸尹梅繩南諵時友也抗瑾奪官貧且卒矣

其母自鬻書屋公分祿以養爲治棺歛

甲申議大禮公抗疏勸上勤聖學辨忠邪以回天變自分必被逮已而報休公曰天恩蕩覆見老父幸矣諸生愕然如失怙恃公歸橐無江南一物惟攜古書數篋因自笑曰人言金祭酒我今若水矣公卿及諸生送者千餘人從而渡江者又數人公乘醉登舟歌曰故園菽水知堪養捷徑南山保未曾歸見父愉愉如也日讀書洹上折衷羣言四方來學者衆或持厚幣來學悉却之毋教以研經飭行曰道在五倫學在治心功在愼獨論學曰古之好異者以明治今之好異

者以昧心夫正物之謂格至理之謂物今之異言也然則心當何功而至善有別名乎聖賢之道如日月五星點綴求異而不求其所循與否祇以抗名譁世而已非昧其心歟孟子曰良知良能心之用也愛敬性之實也本諸天故曰良今取以証其異刪良能而不挈非覇儒歟論讀書曰讀經見諸行事因事驗其經旨是故卒至不駭可以御變通言不狎可以出令矣小物克愼可以舉大矣僕婢服義可以使民矣曰訟六經不力行則得其字爾

嘗言碑誌盛而史贋矣唐詩盛而教亾矣啓劄具而友

濫矣表箋諛而君志驕矣封誥儷而臣報輕矣賄幣流而贄禮失矣舉業專而經學淺矣登第易而全才難矣又曰學者有二病積學未厚而用之遽養德未足而談有餘又曰賢士大夫始勵節而終喪名且以亂邦其由四失乎急論議則畧已而傷人爭名勢則致飾而敗友尚同黨則崇欺而蔽主務欲速則闕徑而蠶事又曰學不至道乃寘行也道不法聖乃曲塗也

丙戌罹父艱哀毁甚于毋時著松窗寤言中庸凡演大學全文又著士翼政議中說考文苑春秋巳亥立皇

太子愼選官僚起公少詹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少師
夏言攻暇過談夜午忘歸贈句曰一字不曾通攻府
十年始得見先生尋進南禮部侍郎署戶部篆進賀
萬壽聖節時有風霾之變上疏自劾溫旨慰留冬過
家疾作杜客調攝著讀易餘言辛丑卒

尚書韓恭簡公邦奇

字汝節號苑洛陜西朝邑人正德戊辰進士仕至南京兵部尚書以地震卒贈太子少保諡恭簡

性剛直尚節概初舉進士値劉瑾亂政朝士奪氣同年多往謁之公卒不往爲時所重

爲浙江按察司僉事分守杭嚴獨持風裁凡鎭守并織造中官有所求爲率裁抑之積忤旣久後因富陽縣產茶與鰣魚進貢採取時民不勝勞擾目擊其患作歌曰富陽山之茶富陽江之魚茶香破我家魚肥賣我兒採茶婦捕魚夫官府拷掠無完膚皇天本至仁

此地何辜魚兮不出別縣茶兮不出別都富陽山何
日顚富陽江何日枯山顚茶亦死江枯魚亦無山不
顚江不枯我民何以甦後被鎮守奏以作歌怨謗阻
絕進貢逮至京下錦衣獄褫其官初被逮時杭府縣
賻錦衣官校金所送中覔挺斥之曰死則死耳何以
金爲及府縣賻以路費揮之錚錚不屈眞烈丈夫也
嘉靖初以薦起陞山西叅議分守冀北公弟邦靖嘗以
是官威行惠懷甚得士民心旣下車鴈門士民父老
圜告曰先使君之治誠善願使君守而勿失感慕咨
嗟有泣下者後所行一無改於舊民甚安之

擢都御史巡撫山西政益嚴肅守益儉朴閉日以廉孝易內一斤有司供餽悉拒不受聽事惟二小青衣侍立三司官入揖議事數語而退公庭如水不聞履聲諸王府總兵武衛官俱相戒不敢犯

尋陞南京兵部尚書廉簡鎮靜寡交接雖六卿同列亦罕往返每拜表聖誕令節赴部行禮禮畢孑然獨行內外守備議事外一不他及咸望聳然

公性好學老不釋卷尤精於律數所著有律呂直解并樂書數十卷性極孝友與弟邦靖同舉進士交相砥礪事父蓮峯先生及閻恭人終身不違顏色愛弟以

至公疾于廬幾一載汗惡之氣人咸不堪靖侍側未嘗少離飲食必親奉湯藥必分飲鄉士夫立孝弟碑爲鄉閭式後靖病亟公日慟泣不解哀不滋味者三月餘形且瘁靖譽曉之泣曰吾弟憶東坡詩乎來生之因尚當同兄弟也及靖卒屢廢寢食哭絕哀經疏食祥而弗懈嘗謂其友樊恕夫曰世安有司馬遷關漢卿之筆能寫我思弟痛弟之情吾當以此身報之故樊恕夫碑曰自有兄弟以來中間道德之高功業相聯亦多矣至相愛之深相信之篤所見之同如公兄弟可謂曠世少有矣

侍郎馬文簡公汝驥

字仲房號西玄綏德州人正德丁丑進士官至禮部侍郎卒年五十一贈尚書謚文簡

初選庶吉士尋授編修號爲才子能詩然爲人沉毅有大節己卯武皇南狩諫者輒獲罪後縮呐莫敢諫者公曰即是罪寧不爲宗廟朝廷計乎乃率諸同館六七輩赴闕上疏言廵游有隱憂伏禍不測天子怒罰跪闕下五日已又杖之調澤州知州澤故多王府王率聽用邪小暴侵民利澤人苦之而未能有禁也乃因事稍懲其左右不法數人爲條告誡止又王以書

來請私奸答使者去已即投書櫝中封之所請或干
法得釋又使將謝乃令使者至櫝前啟取書還之實
未發爲報曰法誠如是吾安敢低昂狗情乎陵川令
葛者賄入也害人人怨之廉得狀議且黜令有巡按
御史者以親故爲葛解甚力不聽竟置於法威聲震
于部中

辛巳世廟即位錄前諫者忠詔起知州還爲編修如故
澤人攀泣送之以百千數而前王以禁不得暴及投
書不發者亦郊祀頌德焉曰馬先生民之父母國之
正人也其年天子用吏部請旌公加俸一級名由此

益顯
癸未會試同考官乙酉武宗實錄成有纂修勞陞修撰
會遭丁艱服闋起陞南國子司業尋改北司業會天
子幸太學充講官坐講言辨而正賜文綺而司業歷
于祭酒不得有所規畫然諸生固知憚馬先生持重
有議度居數歲陞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又三歲爲南
國子監祭酒于是慨然曰自予爲司業固嘗念諸生
善逃繩之今與諸生約度所能行耳期勿犯犯必罰
如懸格不解其所約有懲斯匙勸考課稽德行肅威
儀數事有制太學生出散諸曹歷事出序視入不得

越而捷者或因貴人關說求疾出卒不聽即序及故
抑奪之曰以懲求者葢自是太學之教彬彬循循多
可觀云
庚子陞禮部右侍郎當是時少傅嚴爲宗伯宮詹松江
孫爲左侍而上興禮樂創制度諸大典更起不絕諸
公日聚講議而公洽覽羣集習識古昔遐可言則問
答如響乎居視之顧恂恂若不能者嚴賢之又嘗善
其詩愛重踰等居久之嚴拜相見上言馬侍郎賢遂
陞左加翰林侍講學士而故病肺自始仕至終未嘗
一日廢書不覩癸卯冬遂病卒上悼之爲遣官致祭

護櫬歸勑有司營墓加贈尚書賜謚隆其子爲官坐

光祿馬忠憲公理

字伯循號谿田三原人正德甲戌進士官至光祿卿卒年八十天啓中追諡忠憲

初以春秋中弘治戊午鄉試再試禮闈未第游太學與呂涇野崔後渠諸公相切劘而文章德義名震都下高麗使人亦知慕之錄其文以歸乙丑喪生母庚午又喪父祥禫中會簡三禮編集成書安南貢使問禮部主事黃清曰關中馬理先生何尚未登任籍其名重外夷若是

甲戌復上春官公卿以下咸欲識面四方學者至聚觀

之乃以詩中式廷試二甲授稽勳主事改文選與郎中不合引疾告歸者三年戊寅復任値武廟將南廵公與黃鞏諸同志伏闕極諫雖受廷杖駕亦遂止未幾送母劉淑人還鄉乃設教于武安王祠蔣泉諸君爲建嵯峨精舍以居生徒劉卒後尋起轉考功郎中丙戌例當考察外官時內閣冢宰各挾私忿欲去廣東河南陝西三省提學公乃昌言曰魏校蕭鳴鳳唐龍今有數人物若欲去此三人請先去垩由是獲免其保全善類如此

丁亥陞南通政赴任過河池見驛丞貌類黃鞏問之乃

其弟肇叔開也泫然泣下厚禮之旣乃作詩贈之有六年復覩先生面爲過河池見叔開之句戊子引疾告歸辛卯陞光祿卿至則釐革宿獘裁省冗員癸巳疏病歸林下者十年癸卯復起南光祿而年七十一矣引例陳乞乃得賜歸卽隱于商山書院諸生問道者遠近踵集山巾野服鶴髮童顔望而卽之飄然仙風道氣也如是者又十餘年而始告終每出不一二年卽歸歸必十數年而後起綽綽然于進退之間雖欲磨湼者亦末如之何也

考功郎中薛公蕙

字君采河南偃師人正德甲戌進士官至吏部考

功郎中卒年五十三

生而靈異七歲能屬文十五補郡學生時浚川王公判

亳奇其文曰是李何之流也盛爲之延譽舉進士授

刑部主事治獄精審不爲骫骳而析律詳明一時法

家咸推之以爲能改吏部驗封員外郎尋進考功郎

中尤事甄别公清介潔銓敘維審曹長事必集議每

公言之性殭執遇事直前武宗南狩抗疏諫止

世廟入繼大統議追王之禮廷臣論奏紛然故往往得

罪去公曰是不可以空言奪也乃著爲人後解大要謂大宗不可絕而義變則適子可以爲後又著爲人後辨謂繼統固繼嗣而繼嗣所以繼統且禮無生而貴者雖天子諸侯之子苟不受于君父亦不敢自成尊也其言出入經傳援據精核而詞旨頗激人爲危懼而上不爲甚怍甫下獄尋赦出而主議者啣之卒以此罷公荐罹跋疐縮歛自愛不復有當世志

公之學無所不窺不名一家中歲讀老子及瞿曇氏書得其靜虛慧寂之說而證之六經及濂洛諸說至于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曰是矣是矣故其學一以

復性爲惕以愼獨爲括以喜怒哀樂未發爲奥以能知未發而至之爲竅自是收斂耳目澄慮默默者若干年先生貌癯氣淸行已峻潔表裏皦然一無所緇其才雖高而破去崖岸居鄉絕不爲人干請性好施或曰焉得人人而濟之曰吾不愧此心耳

翰林待詔文公徵明

初名璧字徵明以字行更字徵仲長洲人歲貢入京以薦特授翰林待詔卒年九十

父林爲溫州守公生八九歲語猶不甚了了或疑其不慧溫州公獨異之曰兒幸晚成無害也及長穎異挺發文日益進年十六而溫州公以病報公爲廢食挾醫而馳至則沒三日矣慟哭絕而復蘇郡寮合數百金爲賻公謝不受曰孤不欲以生汚逝者郡吏士謂溫州公死廉而公爲賢子因修故御金亭以配前守何文淵而記其事

公服除益自奮勵於文師吳少宰寬於書師李太僕應
禎於畫師沈先生周咸自媿歎以爲不及也俞中丞
諫者公季父中丞森同年也念公貧而才欲遺之金
謂曰若不苦朝夕耶公曰朝夕饘粥具也俞公故指
公藍衫曰敝乃至此乎公佯爲不悟者曰雨暫敝吾
衣耳俞公竟不忍言遺金事一日過公廬而門渠沮
洳俞公顧曰通此渠若於堪輿言當第公謝曰公幸
無念渠渠通當損傷民舍與月俞公自悔曰吾欲通
文先生渠奈何先言之我終不能爲文生德也
公名月益直寧庶人者浮慕公貽書幣聘爲使者及門

而公辭病亟臥不起於金幣無所受亦無所報人或謂王今天下長者朱卿處左而待若不能放枚叔長卿叟裾遊耶公笑而不答亾何寧竟以反敗於是尚書李公充嗣撫吳中薦公於朝而公亦自以諸生久次當貢至京吏部試而賢之特爲請超授翰林待詔大司寇林公俊尤重之間日輙爲具召公曰坐何可無此君也

亞相張公者溫州公所取士也用議禮驟貴風公主之公辭而上相楊公以召入公見獨後楊公亟謂曰生不知而父之與我友耶而後見我公毅然曰先君子

乘不肖三十餘年而以一字及者不肖弗敢忘也故

不知相公之與先君子友也竟立弗肯謝楊公悵然

久之曰老詩甚媿見生幸寬我至是楊公與張公謀

欲遷公而公愈廹欲歸至三上疏得致仕御史鄭洛

請留公爲翰林重朝論難之

公於辭受界限極嚴唐王以黃金數笏周王以古鼎古

鏡岷王以金寶瓶他珍貨直數百鎰賚使者曰王無

所求於先生惡先生耳盍爲一啓封公遂謝曰王賜

也啓之而後辭不恭竟弗啓公所最慎者簿邸其所

絕不肯往還若中貴人曰此國家法也

先生精于書畫尤長于鑒別凡吳中博古之家有以書畫求先生鑒定者雖贋物必曰此眞蹟也人問其故先生曰凡買書畫者必有餘之家此人貧而賣物待以舉火若因我一言而不成必舉家受困矣我何忍取一時之名而使人舉家受困哉同時有假先生之畫求先生題欵者亦即隨手書與之畧無難色其厚德如此

先生詩娟秀妍雅文取達意書法無所不窺而小楷尤精絕丹青遊戲得象外理吳中好事家日相與載酒船候迎公湖山間以得一幸爲快雖孺子亦習知公

名至市井閭勉强爲善者其曹戲之曰汝豈亦文某耶生平無二色足無狹邪履貧而好施無少長無敢慢至九十猶矍矍不衰已未爲御史嚴傑毋書墓誌已擲筆而逝諸生上其事臺使者祀公于學宮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五十

新建伯王文成公守仁

字伯安號陽明餘姚人弘治己未進士官至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卒年五十八隆慶初贈侯謚文成

父華舉進士第一歷官南吏部尚書公少負材氣年十五訪客于居庸山海關時闌出塞與諸屬夷角射因縱觀山川形勝慨然有勘弭燕然志經月始返一日夢謁伏波將軍廟賦詩曰卷甲歸來馬伏波蚤年兵法鬢毛皤雲埋銅柱雷轟折六字題文尚不磨時幾

內石英王勇盜起又聞秦中石和尚劉千斤作亂慶
欲爲書獻于朝龍山公斥之爲狂乃止初先生侍龍
山公于京師徧求考亭遺書讀之一日思先儒謂衆
物必有表裏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官署中多竹
卽取竹格之沉思其理不得遂遇疾先生自委聖賢
有分乃隨世就辭章之學踰冠舉鄉試明年春會試
下第縉紳知者咸來慰諭閣下李西涯戲曰汝今歲
不第來科必爲狀元試作來科狀元賦先生懸筆立
就諸老驚曰天才天才退有忌者曰此子取上第目
中無我輩矣及丙辰會試果爲忌者所抑同舍有以

不第爲耻者先生慰之曰世以不得第爲耻吾以不得第動心爲耻識者服之歸餘姚結詩社龍泉山寺致仕方伯魏瀚平時以雄才自放與先生登龍山對奕聯詩有佳句輒爲先生得之乃謝曰老夫當退數舍凡三舉而登甲榜使治前威寧伯王越葬公少夢威寧伯貽之寶劍既葬而其子出威寧伯所佩劍爲謝則宛然若覿矣益沾沾自喜還而朝議方急西北邊公爲疏得八事上之其言皆警剴

授刑部主事未幾請告築室于陽明洞中靜坐導氣爲長生久視之術讀書文益工甲子主山東鄉試復除

武選主事

正德元年劉瑾擅權以南省臺臣戴銑等言事怒之督官校擒捕甚急公上疏救瑾怒矯詔廷杖五十幾死謫貴州龍塲驛丞行至錢塘度或不免乃托爲投江潛入武夷山中鋭意遠遁遇異人戒之深然其言遂赴龍塲諸苗夷伐木爲室以居之日夜端居默坐澄心精慮一夕忽大悟終夜不寐踴躍若狂者兩日夜嗣後以所記憶五經之言證之一一相契獨與晦菴註疏若相牴牾恒往來于心因著五經臆說日與學者講究體察愈益精明而從遊者益衆時席書提學

貴州釗書院命諸生師事之
四年陞廬陵知縣至則愼察里正三老委以詞訟坐視
其成囹圄淸靜明年璡詠十二月陞南京刑部主事
又明年擢吏部驗封司是年陞署員外郎逾月調文
選七年陞考功郎中是年冬陞南京太僕寺少卿九
年陞南京鴻臚卿
十一年正月陞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公至置
二匭行臺前榜日求通民情願聞已過行十家保甲
法務使姦無所容又以高皇帝訓勑其父老子弟賊
鬬而易之弗爲慮也時自郡邑興臺及麾下將校多

爲賊耳目當事一有舉動輒先覺莫可爲計公微得
老隸最黠者至密室而脅之曰汝自知當死否肯爲
極言賊情實吾貰汝隸廹乃盡吐其詳公笑而貰之
公以南贛地連四省山險林深盜賊盤據三之一前
當事者多調狼達土兵動經歲年糜費餘萬有損無
益乃使四省兵備於各屬弩手機快等項挑選驍勇
絕羣膽力出衆者每縣多或十餘人少或八九人務
求魁傑或行召募大約江西福建二兵備各以五六
百名爲率廣東湖廣二兵備以四五百名爲率中間
有出衆者優其廩餼署爲將領除南贛兵備自行編

選餘四兵備官仍其原額量留三之二委官統練防隘守城其掠退不堪者止追工食解道以益募賞所募精兵專隨各道屯劄選官分統教習之如此可無事于狼土之調矣

公移文三省兵備剋期起兵進大長富村遇賊大戰斬獲頗多賊奔象湖山拒守我兵追至蓮花石與賊對壘會廣東兵方欲合圍賊急潰圍而出指揮覃桓縣丞紀鏞死之諸將猶請調狼兵公以爲見兵二千有餘已足取勝遂親率諸軍進屯長汀上杭密勅羣哨佯言犒衆退師俟秋再舉陰遣義官曾崇秀覘賊虛

實乘其懈選兵三路乘夜啣枚並進直搗象湖奪其
隘口諸賊失險復據上層峻壁雜下滚木礧石以死
拒守我兵奮勇鏖戰自辰至午呼聲震地三省奇兵
從間道鼓譟突登賊乃潰奔遂乘勝追勦擒斬俘獲
無筭僅三月而漳南數十年逋寇悉平賜勅奬賚
又極言招撫之弊盜賊之性雖皆兇頑固亦未嘗不畏
誅討夫惟爲之而誅討不及又從而招撫之然後肆
無所忌蓋招撫之議但可偶行于無辜脅從之民而
不可常行于長惡怙終之寇可一施于回心向化之
徒而不可屢施于隨招隨叛之黨南贛之盜其始也

被害之民恃官府之威令猶或聚衆而與之角鳴之于官而有司者以爲既招撫之則皆置之不問賊習知官府之不彼與也益從而讐脅之民不任其苦知官府之不足恃亦遂靡然而從賊由是盜賊益無所畏而出刼日頻知官府之必將已招也百姓益無所恃而從賊日衆知官府之必不能爲已地也夫平良有冤苦無伸而盜賊乃無求不遂爲民者困征輸之劇而爲盜者獲犒賞之勸則亦何苦而不彼從乎是故近賊者爲之戰守遠賊者爲之鄉導處城郭者爲之交援在官府者爲之間諜其始出于避禍其卒也

從而利之故曰盜賊之日滋由于招撫之太濫者此也

立兵符申明賞罰之法因上奏云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況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何以整齊衆心鼓舞士氣誠假臣以令旗令牌得便宜行事而兵不精賊不平臣無所逃死王瓊讀而嘆曰重權不與此人將誰與也覆奏改提督軍務給以旗牌一應軍馬錢糧事宜俱聽便宜區畫以足軍餉其逗遛退縮者不論文武職官俱聽軍法從事于是公益得展材用矣

公又以賊久據險為患今雖幸破滅猶當為撫背扼喉之策乃奏請設平和縣治于河頭移河頭巡檢司于枋頭以河頭為諸巢之咽喉而枋頭又河頭之唇齒也且為文撫諭諸賊辭旨悱惻懇至賊酋黃金巢盧珂鄭志高等遂相率歸命餉不足則疏請通鹽法又疏請處南贛商稅盎不加賦而餉足已

將汀州左溪賊酋與贛南等洞賊相結盤據千里荼毒三省乃與諸從事議曰諸巢為患雖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諸巢為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諸巢為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諸巢為賊之

腹心而桶岡諸巢爲之羽翼今不先去横水左溪腹
心之患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
受敵勢必不利今我出其不意進兵速擊可以得志
已破横水左溪移兵而臨桶岡勢如破竹矣議既決
乃命各官等帥兵由各道以入公親帥兵千餘自南
康進屯至坪期直搗横水以與諸軍會又使兵備副
使楊璋分守叅議黃宏監督各營官兵往來給餉以
促其後公自率兵乘夜遂進未至賊巢三十里止舍
使人伐木立栅開塹設堠示以久屯之形復遣官分
帥鄉兵及樵蹊善登山者四百人各與旗幟銃砲鉤

鐮使由間道攀崖懸壁而上分列遠近極高山嶺以覘賊張立旗幟爇茅爲數千竈度我兵且至險則舉砲燃火相應十二日黎明兵進至十八日賊方據險迎敵聚岡遠近山嶺砲聲如雷煙燄四起我兵復呼哨分逼賊皆驚潰失措以爲官兵盡破其巢穴遂棄險退走乃大奔潰橫水既破乘勝進攻左溪左溪既破復議桶岡桶岡天險壁立萬仞中盤百餘里連峯叅天叢林絕谷不覩日月因詢訪鄉導賊所由入惟鎖匙龍葫蘆洞茶坑十八磊新池五處皆假棧梯竪鑿懸絕壁而上惟上章一路稍平然叢入湖廣迂回

取道半月始至乃令移屯近地休兵養銳振揚威聲先使人諭以禍福而使知府邢珣入茶坑伍文定入西山界唐淳入十八磊知縣張戩入葫蘆洞皆於是月晦日各至分地遇大雨不得進明早冒雨疾登賊首藍天鳳方就鐵匙龍聚議鬭各兵已入險皆驚愕散亂猶驅其衆男婦千餘人據內隘絕險隔水為陣以拒我兵渡水前擊復分部左右夾攻賊不能支且戰且却及午雨霽各兵鼓奮而前賊乃敗走桶岡諸巢悉平公以暇各相覷形勢據險隘議以其地請建縣治控制三省諸猺斷其往來之路又進兵攻穩下

諸坑等巢悉平之又以湖廣二省之兵方合雖近境之賊悉以掃蕩而四遠奔竄之處難保其無乃留兵四千餘分屯茶寮諸隘餘兵回頓近縣休息疲勞俟二省夾攻盡絕然後班師公驅卒不過萬餘用費不滿三萬兩月之間破巢八十有四渠魁賊首噍類無遺

又疏請三縣適中之處立安義縣移置小溪驛于大庾縣城內使督兵防遏浰頭賊酋池大鬢等聞橫水諸巢皆破始懼加兵乃遣其弟池仲安等率老弱二百餘赴軍門投降求隨衆立效意在緩兵因而窺覘虛

實乘間內應公逆知其謀乃佯許之使人至賊所賜
各酋長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詐稱龍川新民
盧珂等將掩襲之是以密爲之防非虞官兵也公亦
陽信其言因復陽怒盧珂等擅兵仇殺檄龍川使廉
其實盧珂等懼自來告變遂械繫盧珂而使人密諭
以陽怒之意珂遂遣人歸集其衆待時而發又使人
往諭池大鬢且密購其所親信頭目二十人陰說之
同部下百八十人自來投訴公遲鬢乃張樂大享將
士下令城中散兵使各歸農示不復用賊衆皆喜遂
弛其備大鬢遂率其麾下四十人自詣贛公使人撥

知大鬢巳就道乃密遣人先行屬縣勒兵分哨候報而發又使人督集盧珂等兵俱至而令所屬官僚以次設羊酒犒大鬢等以緩其歸先伏甲士引大鬢等入犒并其黨悉禽之出盧珂等所告狀訊鞫皆伏遂寘于獄皆斬之夜使人趣發屬縣兵皆從徑道以入而公自率帳下官兵從龍南縣冷水徑直擣下浰大巢與各哨兵會于三浰先是賊徒得大鬢報謂贛州兵已罷歸皆已弛備散處各巢至是驟聞官兵四路並進皆驚懼分投出禦悉其精銳千餘衆據險設伏併勢迎敵于龍子嶺我兵鼓勇齊進各賊潰散遂進

攻九連山于是精選銳兵七百人皆衣所得賊衣佯若奔潰者乘暮直衝賊所賊以爲各巢敗散之黨疑不敢擊已度險遂扼斷其後路次日吾兵已據險從上下擊賊不能支預令各哨官兵四路設伏以待賊果分隊潛遯皆邀擊而悉俘之前後會斬首級無算俘獲男婦牛馬器仗什物不可計餘黨張仲金等二百餘人勢窮計迫聚于九連山谷口呼號痛哭誠心投招乃遣官驗實皆量加責治遣知府邢珣往撫其衆籍其名數悉安插于白沙遂相視險易立縣設隘留兵防守而歸嶺人皆戴香遮道而迎爲立生祠

方公未至贛時已聞有三省夾攻之議公以爲夾攻之策名雖三省大舉其實舉動次第自有先後如江西之南安有上猶大庾桶岡等處賊巢與湖廣桂東桂陽接境夾攻之舉止宜江西與湖廣會合而廣東於仁化縣要害把截夾攻不與焉贛州之龍南有浰頭賊巢與廣東龍川接境夾攻之舉止宜江西與廣東會合而湖廣不與焉廣東樂昌乳源賊巢與湖廣宜章縣接境惠州賊巢與湖廣臨武縣接境仁化縣賊巢與湖廣桂陽縣接境夾攻之舉止宜湖廣廣東二省會合而江西於大庾縣要害把截夾攻不與焉若

不此之察必欲通待三省兵齊而後進勦則老師費財爲害匪細令宜先合湖廣江西之兵併力而舉上猶諸賊迨事之畢廣東之兵亦且集矣則又合湖廣廣東之兵併力而舉樂昌諸處逮事之畢江西之兵又得以少息矣則又合廣東江西之兵併力而舉龍川方其併力於上猶也則姑遣人佯撫樂昌諸賊以安其心彼見廣東既未有備而湖廣之兵又不及已乃幸旦夕之生必不敢越界以援上猶及夫上猶既舉而湖廣移兵以合廣東則樂昌諸賊其勢已孤二省兵力益專其舉益易當是之時龍川賊巢相去遼

絕自以為風馬牛不相及彼見江西之兵又徹意必
不疑班師之日出其不意回軍合擊蔑不濟矣既而
以次盪平悉與前議合捷上進右副都御史蔭子錦
衣衛世襲百戶再進副千戶公念非王瓊精心任之
毋與成功名者每疏捷輒歸本瓊不容口而內閣首
臣與瓊交惡因而訾及公矣
時寧王宸濠方謀不軌素浮慕公而畏其擁強兵上游
使腹心劉養正往探之養正固善公公亦使其門人
冀元亨應宸濠聘欲以窺其為人語兩不合而罷會
福建軍人進貴等作亂兵部尚書王瓊知宸濠且反

謂主事應典曰進貴亂小事不足煩王守仁但假此便宜勅書在彼手中以待他變可也乃具題降勅令公查處福建亂軍未至而事已平公因取道南昌抵豐城而宸濠反殺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逵劫府庫署置將相劉養正李士實等公聞變即返而宸濠已遣兵千人追之公跳漁舟得免是夕抵臨江又三日抵吉安知府伍文定邀公起兵討宸濠公然之乃與文定計上疏告變而移檄列郡暴宸濠罪俾各率吏士勤王時巡按御史謝源伍希儒自嶺外復命道吉安公留之紀功公兵未集而憂宸濠之兵速出曰

南京空城耳而實無備宸濠至則下矣南京下事去可知也乃爲檄檄諸郡邑使備餉言京師及湖廣廣東西南京淮安浙江各發兵共數十萬以疑宸濠使不敢出南昌賊果疑四路兵至不敢出遲回半月日乃出南昌攻南康九江安慶而公兵則已大集矣即傳檄罵宸濠賊遣人密書與賊心腹李士實劉養正及閔廿四吳十三若有約內應者宸濠得致書人及書遂疑士實等士實等勸宸濠去安慶直趨南京否徑出蘄黃趨京師宸濠不聽

丁亥公集兵粗傳檄四方諸郡縣知府伍文定等皆至

議所向公曰兵家之道急衝其鋒攻其有備皆非計之得我故示以自守不出之形彼必他出然後尾而圖之先復省城以擣其巢穴俟彼還兵來援然後邀而擊之此全勝之策也癸卯會于臨江樟樹鎮于是知府戴德孺徐璉邢珣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暐徐文英知縣李美李楫王天與王冕各以其兵至乃分為十三哨哨三千人少者千五百人令伍文定等各攻一門以四哨為遊兵策應之諜報宸濠別伏兵墳廠為城中聲援公遣知縣劉守緒夜從間道襲破之以撼城中十九日發兵以二十日昧爽各至

汎地公下令曰一鼓附城再鼓登三鼓不登者四鼓
不登斬其隊將至暮士蟻附而上遂破擒其宜春王
拱樤中涓萬銳等千餘人宮人多焚死公猶在後軍
質明而始知之建大將旗鼓入城申約束拊循其脇
從吏士然已不能無所傷殺矣公留二日即發兵躡
宸濠宸濠時爲安慶所抗氣稍沮而驟聞南昌失守
解圍自救公使伍文定等以四郡精卒三千分道邀
擊之都指揮余恩以游兵四百往來爲疑兵而陳槐
等復以兵二千分爲十餘軍張疑設伏與文定等寄
相應與其前鋒遇于黃家渡文定等佯北以致之賊

爭利競進而亂邢珣以所部衡擊斷其中堅文定恩等乘之伏起賊遂大敗退保八字腦宸濠懼盡發南康九江之城守者以自益公乃分兵襲取之明日復大戰我兵小却文定急斬先却者以殉身立砲銃間火焚其鬚不動士殊死鬬兵復振賊大敗擒斬二千餘溺水死者以萬計宸濠益大懼乃聯舟爲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而詰責敗者將斬之未決而我兵四面至砲火碎其副舟賊復奔潰妃嬪皆與宸濠泣別沈水死遂擒宸濠與其世子眷屬李士實劉養正等數十人斬首三千級溺水死者二萬餘浮尸衣甲

器物亘十餘里尋分道搜捕其餘黨殆盡公上宸濠僞檄末謂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情驛騷尚爾巡幸不已以致宗室黠者謀動干戈冀竊大寶且今天下之覬覦何特一寧王天下之奸雄豈直在宗室與言至此悚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晚節寖安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皇上宜痛自克責易轍改絃罷黜姦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絕跡巡游以杜天下奸雄之望則太平尚有可圖臣民不勝幸甚左右多弗悅以公方起義師不能難也

公旣擒宸濠諸奸佞江彬等導上南巡使太監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暉爲提督以數千人由江而上抵南昌旣聞公已擒濠甚不喜蓋不以擒叛爲功而以不待上親征輒擒濠爲擅公發自南昌將往金陵至廣信遇忠等乃欲使公縱宸濠鄱陽湖待上至親擒示武公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誰敢以叛藩戲忠等怒公夜渡玉山遇太監張永于杭州公夜見永頌其賢永喜公因語永曰仗祖宗之靈逆藩就縛忠等猶領軍至彼恐江西民不堪重毒足下何不蚤赴稍約束之其猶有蘇乎永曰吾此出正欲監制羣小使不

得肆非爲攖功來也第事不可直致耳公曰足下此時與其赴江西何不聽守仁以濠付足下詣闕獻俘忠等鬪俘巳獻久駐師無名將遂班師則江西之民陰受足下賜多矣永淡喜遂從公受濠自是羣小在上左右間公者永皆陰解之且時將以所聞羣小言亟達公使自爲備公旣付濠于永乃還南昌忠等所統京邊兵方聚城中劫掠居民淫其婦擄其財莫敢誰何見公至忠等陰嗾諸軍名呼公辱之欲激公怒生他端公故爲不聞也者榜示軍門曰北軍南征跋涉數千里勞苦萬狀我民念其來爲我宜客

事之毋有所慢仍備牛酒致犒北軍皆喜嘆曰王都
堂好官我等奈何受人嫉辱好官耶適冬至城中民
乍罹干戈骸骨有葬者有存者公令部下陰諭居民
曰此節氣各宜致齋祀亾者哭盡哀否者以不孝論
於是一日夜城中招魂哭慟酸楚北軍聞之皆泣下
盡起故鄉之思忠等見軍士不肯辱公又思歸遂班
師
嘉靖改元詔錄公功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叅贊
機務遣使迎至京宴勞諸忌者又以錫宴勞費為詞
嗾言官論沮公不使至京未幾外艱去服闋竟不召

讒謗益起屢形奏牘雖封爵賜號竟不與鐵券歲祿
一時勤王有功諸臣中傷廢斥殆盡惟伍文定得陞
副都御史廕一子千戶公不勝憤乃上疏再辭爵且
極論白諸有功者竟格不行
五年土官岑猛叛兩廣聚兵討猛猛死田州而其黨盧
蘇王受相結再叛兵部侍郎張孚敬桂萼薦公堪任
乃授總制軍務代姚鏌公至而徵兵已大集盧蘇王
受亦素慴公威名窘甚公意不欲多殺旣抵南寧即
上疏言臣惟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致彼若
是者則前此當事諸人亦宜分受其責葢兩廣軍門

專爲諸猺獞及諸流賊而設若使振其軍威自足制服諸蠻乃因循怠弛軍政日壞一有警急必倚調土官狼兵若猛之屬者而後行事故此輩得以恃兵力日增桀驁及事平則又功歸於上而彼無所與兼不才有司需索引誘與之爲姦是以始而徼發愆期既而調遣不至上嫉下憤日深月積刦之以勢而威日褻寵之以詐而術愈窮至有今日夫卽其已暴之惡誠宜加誅然所以致彼若是者亦宜反思其咎矣卽所可憤怒者不過岑猛父子及其餘黨數人而已其下萬衆則皆無罪之人也今岑猛父子及其黨惡

數人既云誅戮天討已行又乃不勝盧王二酋之憤遂不顧萬命竭兩省之財動三省之兵騷然塗炭者兩年于玆然而兩酋之首未得徒爾兵連禍結民困益深無罪之民死者十已六七山猺海賊乘釁搖動窮迫必死之寇既從而煽惑之貧苦流亾之民又從而逃歸之其可憂危何啻十百于二酋者哉不此之慮而汲汲于二酋則當事者之過計矣臣以爲且宜釋此二酋之罪開其自新之路姑務息兵罷餉以休養瘡痍之民絕覬覦之姦弭不測之變追區處既定德威既洽之後二酋若改惡自新則吾亦何必過求

其罪如尚不悛執而殺之不過一獄吏之事何必重煩天兵臣謬膺重命從事偏隅小醜非不可以僥倖成功苟免于怯懦退避然必多調軍兵多傷士卒多殺無罪多費糧餉又不足振揚威武信服諸夔僅能取快于二酋之憤而忘其遺患于兩省之民但知邀功于目前而不知投艱于日後此人臣喜事者之利非國家之福生民之庇臣所不忍也臣又聞流官之設徒有虛名而反受實禍思恩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歲出土兵三千以聽官府調遣旣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數千以備土人之反復流官之無益斷然

可賭但論者以爲旣設而復去恐啓人言招物議是以寧使一方之民久罹塗炭而不敢明爲一言寧負朝廷而不敢犯衆議甚哉人臣之不忠也苟利于國而庇于民死且爲之矣而何人言物議之足卹乎田州切臨交阯其間深山絶谷皆猺獞之所盤據動以千百必須仍存土官則可藉其兵力以爲中土屏蔽若改土爲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自撤藩籬後必有悔思恩田州處置事宜俟事平之日另行議奏於是公以便宜悉散其處而僅留楚兵七千自衞使使招諭蘇受許以不死皆大悅率其部落請降公大陳

威儀受之杖之一百爲撫定其餘衆求岑氏後畀秩使守故土設流官制焉

公上疏曰臣奉命於去年十二月至廣西平南縣與巡按紀功御史石金及藩臬將領等官會議思田禍結兩省已踰二年今日必欲窮兵盡勦則有十患若罷兵行撫則有十善何謂十患以數萬無辜赤子窮搜極捕傷天地之和一也用兵以來未嘗交戰而所費銀米數十萬今梧州倉庫空虛饋餉不給二也調兵久戍疾死逃亾者接踵若復驅之鋒鏑必有土崩瓦解之勢三也兵連兩省民不得耕織事久慮易亂乃

滋甚四也徵調各土兵無能宣布主威明示賞罰而徒以市井狙獪之謀誘之驅敵彼因挾此貪求恣肆五也兩廣盜賊猺獞巢穴數千百軍衛有司營堡關隘之兵時常募補尚且不敷今復盡取而聚之思田一隅倘有他虞何以待之六也軍旅一動餽運之夫騎征之馬皆取辦于南寧諸屬縣民困已極非盜即死七也兩廣土官於岑猛之滅既各懷唇齒之疑其各州土目於蘇受之討又皆有狐兎之憾是以遲疑觀望莫肯効力所恃獨湖兵耳前歲之疫湖兵死者過半其先多催債而來兵回之日死者之家例有償

命銀兩費亦鉅萬今茲復調道路怨苦勢必逃逋雖
誅之不能止因一隅之小憤而重失三省士人之心
伏憂隱禍殆難盡言八也田州外捍交趾內屏各郡
其間深山絕谷皆猺獞所盤據若必盡誅其人異時
雖欲改土設流其誰與守非獨撤藩籬抑亦藉寇賺
之田以資猺獞為邊釁拓石開疆九也既以兵克必
以兵守歲歲調發勞費而已秦時勝廣之亂實與于
閭左之戍且一失制馭變亂隨生十也何謂十善活
數萬無辜之命一也息財省費民免重困二也戍兵
得歸無死亾之慘三也又得及時耕種不致窮迫為

盜四也罷散土兵使知朝廷自有神武陰折天下反
側之姦五也遠近之兵各歸舊守六也息餽運省夫
馬解百姓倒懸之苦七也土民釋兎死狐悲之憾土
官免唇亾齒寒之危八也思田遺民得還舊土招亾
復業因其土俗仍置酋長俾人自爲守內制猺獞外
防邊夷中土背以安枕九也土民旣皆悅服不須復
以兵守無調發之費有安居之樂十也夫勦撫之利
害明白易見如此乃當事者莫敢來撫何哉蓋其間
又有二幸四毀焉下之人幸有俘級之獲以要將來
之賞上之人幸成一時之捷以蓋前日之愆是爲二

幸始謀請兵而終鮮成效則有輕舉妄動之毀頓兵竭餉而得不償失則有浪費財力之毀聚數萬之衆而竟無一戰之克則有退縮畏避之毀狥士藝之情而拂士夫之議則有形迹嫌疑之毀是謂四毀二幸蔽于其中四毀惕于其外是以寧犯十患而不顧棄十善而不爲夫人臣事君殺其身苟利于國且爲之豈以僥倖之私毀譽之末而遂撓吾志哉爲今日計其宜撫也明矣衆皆曰然臣抵南寧遂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內解歸者數萬惟湖兵數千道路阻遠不易即歸仍使分留南寧解甲休養待問而發

盧蘇王受先遣其頭目黃宦等訴告願掃境投生惟
乞宥免一死臣等諭以朝廷威德令齎飛牌歸巢宥
諭期以速降免死蘇受等得牌皆羅拜踴躍等率衆
歸南寧城下分屯四營蘇受等囚首自縛與其頭目
數百人赴軍門請命臣等復諭之曰朝廷既赦爾之
罪豈忍失信爾等擁衆負固騷動一方若不示罰何
以泄憤于是下蘇受于軍門各杖一百乃解其縛又
諭之曰今日宥爾死者朝廷好生之仁必杖爾者人
臣執法之義衆皆叩首悅服謂朝廷有再生之恩當
以死報各乞願殺賊立功贖罪臣隨至其營撫定其

衆七萬餘人復委右布政林富等安插于二十六日悉命復業其地方一應經久事宜再計具奏上覽其疏嘉納之

公因八寨反側久毒嶺表密與蘇受等約期日去又先因永順保靖土兵自嶺南還密與領兵官約過八寨與蘇受等兵相犄角徑擣其巢或遏其前或截其後或張左右翼夾擊之誅斬萬計而八寨亦平

公上疏經畧斷藤峽善後事宜凡六移南丹衛城于八寨改築思恩府治于荒田改鳳化縣治于三里增設龍安縣治置流官于思龍以屬田寧增築守鎮城堡

于五屯事下兵部本兵持之戶部部請覆勘學士霍韜等上疏曰夫守仁之成功有八善焉乘湖兵歸路之便兵不調而自集一也用思田效命之助勞而不怨二也機出意外賊不能遁所誅者渠惡非濫殺報功者比三也因歸師無糧運費四也一舉成功民不知擾五也平八寨與斷藤峽則極惡者先誅其餘小巢可漸德化得撫勦之宜六也八寨不平則西而柳慶東而羅旁淥水新寧恩平之賊合數千里共爲窟穴雖調兵數十萬未易平服今八寨平定則諸賊可以漸次撫勦兩廣良民可漸安業七也韓雍雖平斷藤

峽賊矣旋復有倡亂者當時未及區畫其地爲經久圖俾餘賊復據巢穴五十年生聚則賊熾盛也亦宜若八寨乃百六十年所不能誅之劇賊山川天險尤難爲功今守仁既平其巢窟即圖建城邑以鎮定之則賊失其險後日不能爲變逋賊來歸且化爲良民矣誅惡綏良得民父母之體八也或曰建置城邑大事也區處錢糧戶部職也不先奏聞而輒興工可乎不知守仁之平八寨也所殺者賊之渠魁耳逋逃固未嘗殺也乘此時機建置城邑遂招逋逃之賊俾之復業則積年之賊皆可化爲良民失此機會撤兵而

歸俟奏得旨乃與版築賊漸來歸據險以抗我師蹤
築城亦不能矣昔者范仲淹之守西邊也欲築大順
城慮敵人爭之乃先具版築然後巡邊急速興工一
月城成西夏覺而爭之已不及矣是何也若俟其奏
報豈不敗事守仁于建置城邑之役計之熟矣錢糧
夫役固不仰足戶部而後有處矣其以一肩而分聖
明南顧之憂可謂賢矣不以爲功反以爲過可乎臣
等廣人也目擊八寨之賊爲地方大患百數十年一
旦底平不勝慶忭今兵部功賞未行戶部覆題再勘
臣恐機會一失大功遂沮城堡不築迺賊來據地方

可慮故冒昧建言惟聖明察焉時朝議呶呶于八寨之役故其辭懇切若此然公方上疏而病矣因乞骸骨北歸至南安卒江西巡按御史儲良材奏訃至吏部尚書桂萼素忌公令該司匿其訃不舉乃㕘其擅離職守及㕘其處置廣西思田八寨事恩威倒置又詆其擒宸濠軍功冒濫乞命多官會議僅不奪其爵而已停世襲幷䘏典隆慶初用諫官言乃得贈諡予祭葬及誥詞推爲元勳聖學于正億嗣爵世襲

龍場在貴州西北萬山叢棘中蛇虺魍魎蠱毒之

與居夷人鴃舌難語舊無屋始教之範土架木以居自驗諸得失榮辱能度越惟獨死生一念未遣也乃作椰晝夜端居其中求靜一從者病自析薪汲水烹糜粥飼之已乃灑然忘其疾病夷狄患難也因念聖人當之當必有過于此者忽中夜有悟于致知格物之旨而攝契于本心不覺手舞足蹈自是一意于聖人之學乃言曰聖人之學心學也宋儒以知識爲知故須博聞強識以爲知既知已乃行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不知聖賢教人即本心之明即知不欺本心之明即行也

又曰至善者心之本體心卽理其昭明靈覺之知則知
也意者心之發物卽心之用心外無物心外無理故
心外無學于是來學者日語之知行合一之旨而提
學副使席書問朱陸同異先生不答具以其所悟告
之書沉思有省與往復語數四乃大豁然謂聖人之
學復覩于今朱陸異同各有得失無事辨詰爲也闢
貴陽書院率諸生以師事之
比官吏部從游者日進而先生曰宏廓淡潛中和信直
以爲學者平日爲事物紛拏未知爲己也故時時教
之靜坐補小學求放心功夫其言曰種樹者必培其

根種德者必養其心欲樹之生必于始生時刪其繁枝欲德之成必于始學時去夫外好靜坐中患思慮紛擾又教之省察克治痛摩刮以廓清心體使纖翳不留真性見而後操存涵養有地也

又語學者言殺人須從咽喉上着刀爲學當于心髓入微處用力自然篤實光輝其修也益實也比開府贑日兵革倥偬而孜孜講學不暫廢闢濂溪書院居學者而行臺左開射圃日延見其中政稍暇即詣與諭質當是時令學者默坐澄心游衍適性詩書禮樂益神智而移氣體者咸備言有教動有警息息于人獨

知幾微處指剖以爲是王霸義利誠僞善惡關也

其言曰無事時惟是獨知有事時亦惟是獨知人若不于此獨知處着力而于人共知處施功是作僞也見君子而後厭然是已故要在愼獨愼獨之功無時無處無始終惟是一事無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一是百是一錯百錯于此先立是謂端本澄源古人許多擇善固執工夫其精神命脉全體只在此

又曰中庸工夫約于誠身誠身之極爲至誠大學功夫約于誠意誠意之極爲至善而一執于愼獨後更寧瀚張許之難苦心危行乃知夫德慧術知不待學慮

而後能也則濬信良知圓神充周與太虛同體通晝
夜徹動靜貫夷險而精密無盡藏也于是日以致良
知為誨曰良知者人心之神明也人皆有之但不著
不察日用而不知耳雖至愚下品一提輒醒雖匹夫
匹婦一循其知之所及各各自致即各各有見及其
至也雖聖人亦致此知不盡故時時即人日用之知
示之以自致又時時曰是非之心又時時警學者行
著習察以無昧于寂感危微之幾諸格致誠正修之
條貫固統一于此也
其言曰心之良知是為聖聖人之學惟致此良知而已

矣自然而致之者聖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賢人也自蔽自昧而不知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雖其蔽昧之極而本體之知又未常不知故善未常不知也致其知善之知而必爲則知至矣不善未常不知也致其知不善之知而必不爲則知至矣此良知所以爲聖愚之所同具而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以此也

致知焉盡矣

又曰此良知之學至簡易亦至精微如指掌然亦孰不知者若欲親見良知亦孰爲知者良知變動不居周流六虛益微乎其微故存乎心悟或有疑良知爲未

足者緣未嘗實用其力見良知未眞又將致字看太

易而然耳

先生有悟于大學標古本以爲是復少宰羅欽順曰來

教謂某大學古本之復以人之學但當求之于內而

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之于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

削其所補之傳非敢然也學豈有內外乎大學古本

乃孔門相傳舊本耳朱子疑其有脫誤而改正補緝

之在某則謂其本無脫誤悉從其舊而已矣失在過

信孔子則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傳也夫

學貴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于孔子

不敢以爲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爲非也而況其出于孔子者乎且舊本之傳數千載矣今讀其文辭既明白而可通論其工夫又易簡而可入亦何所按據而斷其此段之必在于彼彼段之必在于此與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誤而遂改正補緝之無乃重于[illegible]朱而輕于叛孔巳乎

其見齋記曰道有可見乎曰有有而未常有也曰然則無可見乎曰無無而未常無也曰然則何以爲見乎曰見而未常見也子未觀于天乎謂天爲無可見則

蒼蒼耳昭昭耳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未嘗無也謂天爲可見則即之而無所指之而無定執之而無得未常有也夫天道也道天也風可捉也影可拾也道不可見也曰然則吾終無所見乎古之人則亦終無所見乎曰神無方而道無體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是有方體者也見之而未盡者也顏子則如有所立卓爾夫謂之如則非有也謂之有則非無也故欲從而末由故夫顏氏之子爲庶幾也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斯眞見也已曰然則吾何所用心乎曰淪于無者無所用其心者也蕩而無歸滯于有

者用其心于無用者也勞而無功夫言飲者不可以爲醉見食者不可以爲飽子求其醉飽則盡飲食之子求其見也其惟人之所不見乎

其論心曰心無動靜者也其靜也常覺而未常無也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常有也故常寂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而一無所動焉所謂靜亦定動亦定者也故求靜之心即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于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

主靜無欲之謂也從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告子之強制正助之欲也

問此心未發之體其在已發之前乎其在已發之中而爲之主乎其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乎曰未發之中卽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乎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于寂然感通也有事而感動可以言動而寂然者未常有增也無事而寂然可以言靜而感動者未常有減也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中未常別有未發者在已發在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未常別有已發者存是未常無動靜

而不可以動靜分者也故雖常人之心七情之感動氣之極而或過于初或制于中或悔于後良知一覺未有不罔然而消沮者亦可以知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而自有發而中節之和感而遂通之妙矣

先生年五十遺友書曰近從百死千難中信得致良知三字眞聖門正法眼藏無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瀾淺瀨靡不如意雖遇顛風逆浪亦可免于沒溺但恐學者易之將作光景玩弄不切實用功負此知耳

倫彥式以訓來學問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奈何先生謂學無間于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常無

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常有故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爲集義自無祇悔

嘗曰世儒支離外索求明物理而不知吾心卽物理佛老空虛遺倫物求明心而不知物理卽吾心析心與理二之蔽也久矣宋之周程始追尋孔顏之宗其無極太極大公順應之論庶幾精一之旨陸象山之純粹和平雖若未逮而簡易直截眞有以接孟子之傳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也

先生居里謗議日熾一日謂門弟子曰吾道非耶何爲如此在侍者或謂先生功盛位崇媢嫉者謗或謂學

駁宋儒泥同者謟或謂有教無類未保其往或以身謟先生曰莫有之顧吾自知尤切也葢吾往名根未能盡脫尚有鄉愿掩護意在今一任吾良知眞是眞非罔所覆藏進于狂矣

語黃宗賢曰聖人心如明鏡纖翳自無不須磨刮常人心如駁蝕鏡須痛加刮磨方漸識本體顧少有所見而任其習氣昏蔽不免流入禪釋去也

又曰堯舜生知安行猶兢兢業業用困勉工夫吾儕以困勉資而欲坐享性安成功大誤也

初第上安邊八策世艷稱之晚自省曰語中多抗厲氣

此氣未除而欲任天下事其何能濟筮仕刑曹首嚴禁獄吏取飯囚之餘豢豕世亦傳爲美談晩亦自省曰善歸已矣于人何此不學之過也

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忿怒嗜欲正到沸騰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

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忿怒者到此能不忿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真得力處亦便是着力處

公英敏天成機權莫測其用兵也訓練嚴明籌畫精審

對客笑談萬衆遄集擒會斬馘獻凱轅門左右尚不知也逭有志聖學一切掃除舊習其最後語門人云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心之用知善知惡者良知爲善去惡者格物以此爲一切宗旨

鄭端簡曰王公才高學邃兼資文武近世名卿鮮能及之特以講學故衆口交訾葢公功名昭揭不可葢覆惟學術邪正未易銓測以是指斥則讒說易行娟心稱快爾今人咸謂公異端陸子靜之流嗟乎子靜豈異端乎以異端視子靜則游夏純于顏曾而思孟劣于雄况矣公所論敘古本大學則言傳習錄諸書具

在學者虛心平氣反覆融玩久當見之寧庶人反時
又能不顧九族身任其事不踰旬剏卒平大難宣德
樂安之變有如公者景陵無羈靮之勞矣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五十 終